

凡人眼中的名人

李伟 著

下去。……
这样离奇的遭遇：他终
天有个不知名的青年送来
终于收到一封信，署名是鬼。
他的病才把这行的计
了，从此神龙见首不见
她走了，
她原来是个革命者，受了挫
是放浪形骸，玩世不恭……
故事真相大白，预也
预心折这位善于造染息
人……
他是徐行，三四十岁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自序

记得鲁迅先生说过：“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，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。”（《朝花夕拾》）这些年我也写些回忆的文字，也正是先生所说的情景。

然而回忆也者也并非易事，要有回忆的余暇。终日营营，为衣食而奔波，甚或食不裹腹，此时哪能回忆？把过去目击身经的人和事拉到眼前，是谓回忆。这样，回忆就与怀旧而被人相提并论。前些年，怀旧会被指为迷恋过去，那是旧社会，早应完全忘却，你还记着，追究下去，可想而知。这样看来，回忆必须有生活的余裕，要把回忆写成文字，又要有祥和的环境。而这目前我全有了，于是我可以回忆。

我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家庭，成长在平凡的环境，及今两鬓已霜，平凡更成定局。一个平凡的人所可回忆的，自然不是叱咤风云、经国治世的伟业，而只是生平由于职业的关系，曾接触一些名人与伟人，他们的事迹足可记述。但多年来一直藏于记忆深处，未敢落笔为文，一则深虑遭攀附之讥，二则是秘不敢言。如与蒋氏父子的邂逅，与李宗仁合影，时间前推 20 年，哪能言传，只可金人三缄其口。如今世更时易，这样的顾虑当然多余了。但随着年光的奄忽，记忆也随

之漫漶，于是与流光争驶，不时写些短文，以作报刊补白之用，日积月累，积有相当数量。加以删选，似乎够一本小书了。

有道是：地下的一个伟人（包括名人），天上的一个星宿。凡伟人都有发光体护卫着。然而我辈平凡人的眼中，看不到光环，只看到一个自然的人，他们的一眼一鼻，一颦一笑，或喜怒哀乐，或生离死别……虽都鳞鳞爪爪并非全璧，但就在不经意处可显出一部分真实来。只是由于笔者思涩笔拙，不能传神于阿堵，有负这些名人与师辈。

收录于本集的文章，有些曾发于《文汇报》、《人民政协报》、《南京日报》、《书林》与《艺谭》等刊物，此次辑录，稍加修润。有些是新写的。谨此说明。

至于本书的取名，上文已有交代，不再赘述。

目 录

1

自序

第一辑 政坛要人

- 3 我与蒋介石的一面缘
6 和蒋经国一起开会
10 与李宗仁合影
13 邵力子二三事
16 叶剑英舌战群儒
19 听马寅初演讲
22 “清一色难和，平和容易”
——刘斐留北真相
25 龙三公子
28 料敌如神的军事家
30 刑余人——孙翔凤
34 耿介刚直一老人
——记钱孙卿

第二辑 文苑名宿

- 43 鲁迅与周木斋
- 46 从吴梅村说到周作人
- 50 周作人评《阿 Q 正传》
- 52 沈从文与水
- 55 夏衍与猫
- 57 “鬼才”与“真人”
——芥川龙之介与许地山
- 63 曹聚仁与南京的生死情
- 66 曹聚仁与乌鸦为记的《涛声》
- 69 “西崽”轶事
- 72 徐懋庸与曹聚仁
- 75 从徐懋庸的失败经验谈起
- 79 《打杂集》与《打杂新集》
- 82 从坚拒到结合
——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事
- 84 鬼气森森说徐讦
- 87 尘埃拂去还真面
——小记叶灵凤
- 91 《双红豆》与刘大白的爱情悲剧
- 95 徐志摩与张友仪
- 97 吴宓与《红楼梦》
- 100 《西滢闲话》与西滢晚景

- 103 陈西滢与孙中山
- 106 蒋碧微一瞥
- 110 张爱玲与赖雅
- 113 说苏青
- 116 张恨水与《啼笑因缘》
- 119 鼠之余
——张恨水的《八十一梦》
- 122 包天笑期颐说风流

第三辑 报坛前贤

- 127 往事如昨
——记徐铸成
- 130 徐铸成取名来由
- 133 高山仰止
——记柯灵
- 137 柯灵“发扬”丰子恺
- 140 《观察》与储安平
- 144 范长江的《塞上行》与一段巧遇
- 148 黄裳和他的书
- 152 成舍我与《立报》

第四辑 学术巨擘

- 159 曹聚仁与章太炎
- 164 曹聚仁与柳亚子

- 168 曹聚仁与朱自清
 172 朱自清治学二三事
 175 士林仰重冯沅君
 179 “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”
 ——历史学家陈垣轶事
 181 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
 ——名教授屈尊佳话
 184 “傻公子”刘承干与他的藏书楼

第五辑 艺苑明星

- 189 忆石挥
 193 再忆石挥
 196 追记舒绣文
 200 曹禺“抖肩胛”的真相
 203 她的心是金子做的
 ——记新风霞
 206 从盖叫天的绝招谈起
 209 在两个舞台上
 ——程砚秋与梅兰芳轶事
 211 《西城柳》的故事
 214 中国“茶花女”
 ——说张权
 218 女画家的悲剧人生
 ——关于孙多慈

第六辑 杂坛名家

- 223 夏丏尊与《平屋杂文》
226 巴人与阿英的一场杂文论争
229 巧遇李鯨
233 《日记悲欢》所引出的……
——记乐秀良
238 无勇非壮士
——记杂文家陶白

第七辑 港台文人及其他

- 243 梦魂常绕秣陵城
——记庄因
245 康芸薇剪影
249 他深爱中华文化
——记韩国学者许世旭
256 象卢那察尔斯基这样
259 悼张超
261 夫子庙的“小九九”

附录

- 265 夜读禁书乐趣多
269 书的归来

后记

第一辑 政坛要人

我与蒋介石的一面缘

我与蒋介石有过一面缘，那是1948年深秋的一天（具体日期已忘却），在无锡蠡园。

隔晚接到同业（记者）的电话，蒋介石夫妇已到无锡，宿于蠡园。

清早，驱车赶到蠡园。园门口的警卫检查证件后，放我入内。

虽是深秋时节，蠡园依然苍翠欲滴，照理该是红衰翠减。这时朝阳刚升，晨露未晞，我和各报记者穿过柔软的草地，来到一幢西洋式建筑的外面。

“等会总统与夫人就要出来散步，请大家在这里等着。”侍从室主任俞济时对我们说。

“总统来时，请大家不要随便走动，以免发生误会。”俞济时这样一说，平添一番紧张。

蒋介石夫妇于昨日下午乘专车到无锡。当时国民党军队连遭失败，处于风雨飘摇的局面。蒋介石却强作镇静到无锡小住。也有人说，他是到无锡来避寿。

园内异常静谧，只有枝头小鸟的啁啾声、湖水拍岸声，我们和侍从都站立在一条水泥的小径边。

不一会，有人轻轻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果然不

远处，宋美龄挽着蒋介石走过来。近了，近了，距我们只有数步之遥。只见蒋介石穿着褐色的中式长袍，着黑皮鞋，头上光光的，与他的脸色一样白里泛红，似乎冒着热气；宋美龄着黑色丝绒大衣，戴软边帽，梳横S髻，紧紧挨着蒋介石慢慢地走过来。

蒋介石已走在我们面前，大家目视着，蒋介石向我们招手，嘴里说：“好，好！”走过去几步，他又回过头来，招了招手，这才向前走去。

路的那边，有三个人快步走过来。那是江苏省长王懋功、无锡县长徐渊若、议长李惕平。这三个人伴着蒋氏夫妇向前面的一幢房子走去。

这时，俞济时又跑来对我们说：“等会总统和夫人要游太湖，请大家稍等，听候安排。”

通向蠡湖的小湖边，停泊着两艘游艇，正升火待发。大约半小时，蒋介石夫妇出来了，由王懋功陪着，另两位已告辞。在宪兵、侍从的簇拥下，蒋氏夫妇与王懋功上了前面一艘游艇，我们上了后面一艘。游艇一前一后向太湖驶去。

旭日已经临空，阳光洒在湖面，象无数银鳞跳动，偶有几艘鱼舟在湖上撒网，湖上空气异常清新。大概受湖山美景的感染，坐在甲板上的蒋介石，四顾左右，状似欢惬，他与宋美龄的笑语声，随风飘来……我们的游艇紧跟着，两艇相距只有数公尺，站在船头上的我们，被激起的浪花溅得一身。

游艇驶向小箕山。一行人舍舟登山，蒋介石夫妇与王懋功换乘了三架抬轿。我们一起徒步跟着向

山上而去。半山的道旁，有一丐妇，她迎着宋美龄的轿子乞讨。宋美龄命轿夫暂停，对跑上来的俞济时低声说了几句。俞济时从他的皮包里拿出几张金圆券就手赏给丐妇，在当时是一笔不算小的款子。

山巅有一尼庵。蒋介石夫妇进去小憩。庵主是一位老尼，她见过世面，看这几位贵客前呼后拥，自然非同小可。她亲自出来殷勤接待，献上本山采摘的碧螺春香茗，几盘时新的水果与几色糕点，蒋氏夫妇亲尝了一点。老尼乘机送上一本缘簿，宋美龄亲自挥毫，写下一笔善缘。王懋功也不敢落后，捐了一笔。庵主喜得意外之财。

在庵内休息片刻后，蒋氏夫妇步登山巅。纵目远眺，波光潋滟，翠峰如簇，秋风拂面，颇有神清气爽之感。蒋介石面有喜色，不时和宋美龄说话。

从小箕山下来，重新登舟。泛舟湖上，进午餐，一席湖菜全是新鲜鱼虾，记者们也叨了光。

下午，蒋介石夫妇离开无锡。侍从室给我们发了一则数百字的统一新闻，规定照此刊载。记者们只能各就眼中所见写了些花絮，以补新闻的不足。

和蒋经国一起开会

听说有一位重要人物要到无锡，我们（无锡各报的记者）在火车站会齐等待着。

这是1948年9月8日上午11时。

将近12时，“钱塘号”特别快车在站上停住。在一群人簇拥下，车厢里首先走出一个30开外的中年人，他身穿藏青色的哔叽中山装，脚穿黑皮鞋，头发蓬松，身体微胖，脸带笑容，挥手向众人致意。

无锡的官员们迎上去，记者们也跟上去。这位要人和大家一一握手，那位徐县长又把我们介绍给他，他照例握了手，连声说“好！”

原来这位要人是蒋经国，我首次见到他。

20天前，8月19日，国民党政府颁布“经济紧急处分令”，抛出金圆券并冻结物价。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以京沪区经济副督导员名义坐镇上海。

“蒋经国为什么到无锡来呢？”记者们纷纷议论：“这大概要向无锡工商界抛出什么撒手锏了。这些天来，无锡市场一片混乱，黑市暴涨，许多商店都关门打烊。”

蒋太子到无锡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城中公园路的县参议会门前，人群猬集，人们等待着看这位蒋太

子。

下午二时，蒋经国与随行的三人来到县参议会，和工商界人士见面并发表演说。

参议会的大厅里，黑压压地挤满着人，人声嘈杂。议长李惕平临时决定，会议在议长室左侧的小会议室里开，拉出大喇叭，让外面的人都能听到。

蒋经国在大厅上和到会人士略讲几句后就进了会议室。

约摸有 30 多平方米的一个房间，正中放着一张大会议桌（有乒乓球桌那么大），两侧坐着的都是无锡军政要人与工商社团的领袖，横头一边是议长李惕平，另一边虚位以待，留给蒋经国。

记者们都靠墙坐着。我的座位靠蒋经国仅一米左右，他的“庐山真面”清晰无遗。他鼻子上的皮肤不平整，有凹凸的疤痕，脸上皮肤很粗糙。

蒋经国带着宁波乡音开始说话：“这次政府颁布《经济紧急处分令》与进行币制改革，是经过慎重考虑与研究的，大家要相信政府……这不但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活，并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。一个国家除了要有坚强的军事力量外，经济的稳定也很重要。”

蒋经国又说：“无锡是京沪线上的重镇，希望工商界与地方父老要由政府分忧，协助政府做好物价管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工作。”

说到这里，蒋经国似乎感到自己的话还不够份量，他把话头一转，说：“本人在上海所做的工作，

大家想也知道，我一向不畏权贵，自然也不恃强凌弱，不过要是有人不奉公守法，不与政府合作，那就莫怪我了……”

这一番威吓的话，使全场空气顿变，与会的人面面相觑。

稍停，素有大炮之称的县商会理事长钱孙卿发言，他不讲客套话，一开头就触及要害。他说：“自从实行经济紧急管制以来，无锡市场上已没有货物成交，商店的货架上已没有货物，叫工商界怎么做生意？也许无锡的情况要比上海好一些，但目前最大的顾虑，就是货卖了出去补不进来。现在无锡工商界向上海订购的货，上海不准放行，货物不能自由流通还做什么生意。这一点请蒋督导员要解决。”

钱孙卿的话触到了在座的其他工商界人士的痛处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开了，话题都是讲到自己的难处，一致要求政府放宽限制。会场的秩序显得混乱。

这时，我细看蒋经国的脸色，不再是笑容可掬，而是板着脸。

会场上的讲话，通过高音喇叭传到大门外，聚集在外面的群众听得清清楚楚，齐声鼓噪起来，还有人高喊起口号，要政府停止管制，取消限价……这都传到了会场内。

主持会议的议长李惕平怕闹出事来，征得蒋经国同意，草草宣告收场。

蒋经国向参议会大门走去，门口被群众挤得水

泄不通。城防指挥部调来数百宪兵和警察，赶散群众，护着蒋经国登车。

事后，蒋经国又参观了荣德生企业的两个工厂和江南大学，当晚 21 时 30 分仍乘火车去上海。